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博士科研文献学术水平认定申请表

博士生姓名：郑育礼	学院：国际经济研究院	专业：世界经济
学号：201701150131	导师：李计广	字数：2.78 万字
文献题目：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p>文献摘要及与学位论文的相关度描述：（500 字以内）</p> <p>本综述围绕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内涵、改革的原因和动力、各方改革立场、中国发挥的角色等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和综述。分析既有的文献发现：其一，关于 WTO 改革的涵盖范围各有侧重，多有分歧，相关议题不仅涉及争端解决机制、透明度等机制性问题，还包括电子商务、补贴等贸易谈判领域。其二，已有的关注重点和改革方案大多数为就事论事性质的机制性改革。重点关注 WTO 机制在设计和运行方面存在的问题，期待通过革新技术性规则以解决 WTO 面临的困境，相对忽视了 WTO 治理困境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目前，对 WTO 治理功能的研究不够丰富，甚至处于空白状态，而功能性改革更应当成为 WTO 改革的重点内容。其三，在如何推进 WTO 改革方面，各方主张存在较大分歧。美欧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较大共识，而发展中国家重在寻求发展空间等需求，但双方并非没有共识空间。其四，针对中国在 WTO 改革中的角色，各方普遍认为中国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但南北成员就中国如何承担责任存在分歧。综上，在构建理论解读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方面仍有较大研究空间，也能够为中国参与 WTO 改革提供重要支撑。</p> <p>相关度：本文献综述与论文主题密切相关，且本文研究部分是学位论文的章节之一，即文献综述。</p>		
<p>三位同行专家认定意见</p> <p>这篇文献研究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与当前的困境，为依托双失灵理论研究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构筑了坚实基础，选题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以及创新性，作者从多边贸易体制的内涵动力原因入手，探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机制性改革议题困境，通过对当前主要经济体改革主张与分歧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为下一步的研究打开了思路，谋划了方向。文献掌握较为全面，学科理论使用较为加强，层次分明，结构合理，逻辑通顺，展现了扎实的理论功底。</p> <p>总体来看，郑育礼同学的文献符合博士学术规范，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已达到学术论文发表标准，建议进行博士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折算。</p> <p>同行专家签字：李计广 梅兰田 梅</p> <p>签字日期：2022年5月3日</p>		
<p>导师认定意见</p> <p>经本人及同行专家鉴定，该科研文献已达到学术水平认定标准，建议进行博士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折算。</p> <p>导师签字：李计广</p> <p>签字日期：2022年5月3日</p>		
<p>培养单位审核意见</p> <p>同意</p> <p>主管院领导签字：梅兰田</p> <p>签字日期：2022年5月8日</p>		

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围绕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内涵、改革的原因和动力、各方改革立场、中国发挥的角色等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和综述。当前的文献关于 WTO 改革的涵盖范围各有侧重，多有分歧，相关议题不仅涉及争端解决机制、透明度等机制性问题，还包括电子商务、补贴等贸易谈判领域。在如何推进 WTO 改革方面，各方主张存在较大分歧。美欧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较大共识，而发展中国家重在寻求发展空间等需求，但双方并非没有共识空间。而在针对中国在 WTO 改革中的角色，各方普遍认为中国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但南北成员就中国如何承担责任存在分歧。但总而言之，已有研究的关注重点和改革方案大多数为就事论事性质的机制性改革。重点关注 WTO 机制在设计和运行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对忽视了 WTO 治理困境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对 WTO 治理功能的研究不够丰富，甚至处于空白状态，而功能性改革更应当成为 WTO 改革的重点内容。因而，为构建理论解读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方面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也能够为中国参与 WTO 改革提供重要支撑。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WTO；机制性改革；文献综述

多边贸易体制成立 70 余年来，在占全球贸易量 90% 以上的 164 个成员之间建立了一种基于规则的稳定的秩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和平进步的重要因素。尽管许多成员政府、非政府组织、评论家和批评人士力图改善现有的体制，但很少有人否认其对加强世界稳定和繁荣的核心贡献，因而推进强化 WTO 的功能发挥，继续在世界市场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本轮 WTO 改革成为焦点问题之前，尽管国内外围绕 WTO 的未来和改革进行诸多讨论，但正如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会长林中梁（2016）所言，WTO 的未来是光明的，但要改革和发展。然而，随着 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国开始对 WTO 上诉机构发难，明目张胆阻挠成员遴选和连任，导致 2019 年底上诉机构将停止运作（杨国华，2019）。

事实上，关于 WTO 改革的命题是伴随着 WTO 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根据 1994 年乌拉圭回合达成的马拉喀什部长宣言，在 WTO 成立四年间，应当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与程序进行全面审议，以便成员方确定是否要应继续实施、进行

修订或者终止相关规则与程序。但实际上，虽然各成员提出诸多建议与提案，但相关的商讨谈判工作进展十分缓慢。1999 年部长级会议未能发起新一轮谈判，引发了对于 WTO 体系性问题的思考。2007 年，美国华威大学发表研究报告《多边贸易机制：出路何在？》，系统性对 WTO 改革的困境与路径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分析，并进一步提升了对于 WTO 改革的热议。自此之后，发达国家开始重点关注 WTO 改革事宜，学术界也开始纷纷进行专题研讨，探索 WTO 的改革出路，期间也有过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如《斯泰格报告》就指出应以“善治”的原则改善 WTO，即应当以结果导向推进 WTO 改革，从有效、高效、问责和代表性等四个维度设立评价标准体系，从而推进 WTO 转型。如今，WTO 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关于 WTO 改革的相关研究逐步成为热点和焦点问题。

总之，关于 WTO 改革的学术讨论由来已久，本轮 WTO 改革的内容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内外诸多学者关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相关问题，从经济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乃至国际法等多个领域进行研究，围绕 WTO 面临的改革困境及前景、各国态度以及中国立场、作用等问题成为着重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定义与内涵出发，探究各方对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深层次主张。

一、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定义与内涵

（一） 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定义

相比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对于体制改革的定义自 2000 年以后进行了诸多研究，其中关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权力分配角度，得到了较多探讨，学者普遍认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应当是对多边贸易涉及的各利益相关方的重新协调，并进行制度规范与约束，从而实现多边贸易体制的良性、持续发展（张斌，2003；黄志雄，2008；邓炜，2007 等）。张斌（2003）更进一步指出，多边贸易体制作为国际机制中的一种，其改革就是国际社会权力的分配协调。Saltnes,J.D&K.K.Mikalsen(2019)等也从权力分配角度解释了多边贸易体制改革，认为支撑多边贸易体制符合国家以外非支配地位的要求，保护国家不受其他国家的歧视，改革有助于强化基础。基于权力结构的研究，Zagashvili&S.Vladislav（2019），张末冬（2019）从全球经济互动规则角度指出，指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就是在全球经济依存加剧及美国领导力弱化情况下，对全球经济互动规则以及多边主义的重新建构。

与此同时，Cottier.T（2007）从 WTO 治理的角度指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应当是 WTO 通过解决争端解决程序以及法律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实现横向与纵向的多层次治理的一种结构变化。Dadush U（2010）进一步指出，WTO 改革或者说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应是解决当前世界瞬息万变的贸易关系中的孤立局面，使全球贸易摆脱当前世界日益猖獗的单边、多边乃至区域化发展的进程，重建多边全球贸易、利益局面的改革进程。Pigman,G.A（2018）从 WTO 治理合理性等角度阐述，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应当是重新确立 WTO 在治理全球贸易过程中立法与行政职能的地位，构建类似欧洲联盟体制结构的多边贸易体制，以保障其治理的合法性的改革过程。Wilkinson,R（2018）进一步拓展到全球经济治理层面，认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应当是在立足过去、着眼未来的基础上，实现解决未来全球治理面临困境的一种变革。

（二）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内涵

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内容涉及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多个领域，学者们格外强调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中对于强化全球治理使命、推进发展等。Gleason,C.B&P.D,Walther（1999）较早就指出，WTO 履行程序是 WTO 改革的重要内容。陈泰锋（2008）也认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主要议题应当是强化其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重点解决区域主义盛行、反全球化、新贸易保护主义等影响多边贸易的障碍，进一步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Wilkinson,R（2018）就当前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状况暴露出的全球贸易治理的问题指出，未来应当从根本上改革多边贸易体制，重点关注世界上最贫穷、最边缘化的国家的发展问题。卢先堃（2019）以其多年 WTO 工作经验指出，多边贸易体制遇到了诸多挑战，诸如“多边贸易谈判停滞、西方经济体国家的治理模式部分失灵、争端解决机制运转不畅”等问题难以解决，使得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巨大困境，因而强化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也正是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应当面对的重点议题。

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主体与方式也是学者的关注重点。Kastner,J（2019）认为，WTO 的出路应当采取“志同道合的成员”更频繁地聚集在一起讨论具体问题。正如加拿大邀请 13 个 WTO 成员而不包括中美两国参与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的闭门会议，抑或是中国、欧盟和美国等 48 个 WTO 成员就减少电子商务跨境争端的数字贸易协议进行讨论等，Kastner,J 认为这种方式提升了 WTO 监测职能的效率及有效性。Mitra,S（2019）认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内涵和空间很大，但要保证更好地反映当时的地缘政治现实。

具体议题层面，黄志雄（2008）从宏观层面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描绘了路径，认为推进多边贸易体系改革意味着 WTO 在改革多边贸易体制过程中应该在“管辖范围、组织机构、法律体系、争端解决”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改造，以实现国际贸易“更深层次、意义重大的自我提升”。郑伟和管健（2019）也归纳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三项重点：一是解决当前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问题、二是解决透明度和通报的问题、三是贸易规则现代化的问题。

当然，最备受瞩目的改革内涵，当属目前多边贸易体制改革面临的首要难题，即争端解决机制。Qian,M.A（2012）从缓解当前困境的角度出发认为，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引入临时救济机制，应是改革的重要内容。Rai,S（2014）认为，争端解决制度改革应该摆脱所谓的从内部推动司法机构民主化，转而采取以制度构建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方式。Condon,B.J（2018）认为，WTO 争端解决制度中的上诉机构应当进行改革，从而打破多边贸易谈判僵局与司法活动之间的负面反馈循环。

（三）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前景

国内外学者们基于当前 WTO 面临的全球困境出发，试图从宏观层面阐述对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未来架构的设想，强调关注 WTO 改革的长远影响。当然，也有学者对前景表示出忧虑，卢先堃（2019）等指出，“WTO 改革”事实上仍处于初步的讨论阶段，既没有获得正式授权，也没有纳入 WTO 任何机构的正式议程，所以距离任何内容、目标都有不小距离。

学者们认为各成员对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期待是十分明显的。贺小勇和陈瑶（2019）指出，当前 WTO 主要成员对 WTO 改革的程度认知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成员都认为，WTO 改革是实现未来发展的关键，只不过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在程度上要求更高，而中国则相对温和。Singh,A.G（2019）也指出，当前美国和中国，美日，美国和欧盟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以及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已经结束的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 USMCA，实际上已经拉开了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变革序幕。

未来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结果、前景仍有较多的探讨，各方都仍有不同程度的变革诉求，陈凤英和孙立鹏（2019）指出，美国为了维持美国的战略利益，试图单边推动 WTO 改革方向，甚至祭出“退出 WTO”的威胁，都是为实现“颠覆性”改革 WTO。黄建忠（2019）对这种看法表示认同，认为美国重构国际经贸体制，就是要“颠覆性”地改革 WTO，实际上就是要推倒重来”。Singh,A.G

（2019）也认为，未来 WTO 的改革，将在 25 年左右的时间内重新“制定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游戏规则”。

但相比与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星期的颠覆性的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的观点，温和推动改革的前进似乎是一贯进行的。Consultative Board WTO（2004）指出，WTO 就是谈判机器，改革就是用更有效地方式达成共识。Kastner,J（2019）也更倾向于在现有基础上对多边贸易体制进行变革，认为多边贸易体制为企业、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可预测性，并降低了解决贸易争端的成本，强调维持现有体系的重要性。石岩（2019）指出，相比美国而言，欧盟虽然在诉求多边贸易体系强化改革的同时，也在追求在美国激进行动下维护当前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

二、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原因与动力

在 GATT 历史上，多边贸易体制演进的主要矛盾是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尤其是美欧之间的博弈。最初开始多边贸易体制的进程，尤其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达成，离不开大国的推动。直到 1986 年 9 月第八轮“乌拉圭回合”谈判启动，依旧“在最难解决的政治纷争中，只有美国和欧共体达成某种和解，才会取得突破”，GATT 所做的决定都是由这两个最大的贸易实体做出的^[1]。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在坎昆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已经准备在特定议题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2]。自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以来，多边贸易体制演进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始联合起来参与谈判，变得更加有组织性。2006 年 7 月 24 日，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矛盾尖锐且难以调节的情况下，多哈回合谈判宣告暂停。

当前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原因更多来源于成员对于当前多边贸易体制批评基础上推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修复和完善，这一方面来源于多边贸易体制成员驱动的属性，另一方面也在于满足成员需求的机制运转。WTO 秘书处（2001）用“成员驱动”一词来描述 WTO 的性质，这也体现了 WTO 的走向是由若干大国决定的。虽然 WTO 已经在避免大国决策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条款和规则，突出公平互惠的原则、保障小国的权益，但在世界过程中，贯穿于 WTO 的决策、谈判以及争端解决流程，“权力政治仍然是 WTO 规则体系背后的现实情景”。也就是，

^[1] 戴维·亨德森.国际机构和跨境自由化:在此背景下的 WTO[M]//安妮·O·克鲁格编,黄理平等译.作为国际组织的 WTO.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 Hoekman, Bernard.Cancún: Crisis or Catharsis?[R].The World Bank.2003.

虽然小国依旧在 WTO 中获得了部分权益，但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与主导权，仍然牢牢掌握在若干大国的手中。

（一）WTO 自身存在机制性问题

当前，各成员乃至学界总体上认为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难题来源于机制性问题，需要重新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构建，单纯的小修小补难以长效解决问题。

（1）贸易谈判机制

学者对于 WTO 的贸易谈判机制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协商一致原则、一揽子协议以及与之相关的非正式磋商机制等问题。

其一，协商一致虽然优势明显，但决策成本仍高且缺乏合法性。协商一致若不能在实践中严格执行，其决策方式并不会有十分明显的优势（Bellmann,C et al, 2012），甚至成为 WTO 谈判挫折的主要原因（Albin,C, 2008）。因而，有学者指出，WTO 强化谈判机制，应当重新建立投票表决的重要性，强化多数决形式对协商一致的辅助（Ansong,A, 2018; Nakagawa,J, 2019; Cortell,A.P&S,Peterson, 2019）此外，协商一致的结果仍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因为协商一致的制度设计是为了保证成员共识的获取，但实践过程中，仍大概率出现少数意见者在外部压力之下向多数妥协（Footer,M, 2005; Heisenberg,D, 2007; Novak,S, 2010），所以 WTO 决策采取协商一致，却触及所有成员的“国家主权”部分内容，就存在合法性争议（钟楹，2016）。

其二，协商一致导致非正式磋商的产生，进而导致民主缺失。WTO 的非正式磋商就是通过将部分利益相关者排除在决策圈之外的方式降低协商成本，缺乏合理与民主性（ZURN,M, 2000），这种模式也被称为“俱乐部模式”，保证了俱乐部内成员对谈判内容的话语权，严格限制了俱乐部外成员的权利（Robert,K&J.S,Nye, 2001）。虽然近年来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可以参与到非正式磋商中，但实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依然被排除在外，不得不接受“密室会议”的结果（周跃雪，2015）。此外，Kastner,J（2019）从谈判集团的角度出发，指出随着 20 国集团成为推动 WTO 改革的主要形式，较小的国家将不再参与这场辩论。

其三，贸易大国谈判优势明显，甚至可以量身定做多边贸易规则。由于“一项不同意，全部不通过”的一揽子协议原则存在，导致部分谈判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被迫接受发达国家制定、可能导致严重国内问题的一揽子协议（Hindley,B et al, 2002）。发达国家在具体市场开放议题方面的主导力更强，“在

最难解决的政治纷争中，只有美国和欧盟达成某种和解，才会取得突破”（克鲁格,A.O, 2002）。因而，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一揽子协议，一方面拒绝开放初级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却对发展中国家横加指责（Stiglitz,J, 2003; Ismail,F&B,Vickers, 2011）。所以，协商一致原则并不能有效制约大国的影响力，只不过是取得了“名义民主”（Conti,J, 2010），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被轻视（Bellmann,C et al, 2012）。因而，一揽子协议也被称为一种“萝卜加大棒”的工具，发达国家通过些许让利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共识”（Narlikar,A, 2013），使得 WTO 决策最终呈现为“权力导向”，导致 WTO 谈判陷入僵局（Flentø,D&S,Ponte, 2017; Kumar,M et al, 2018）。

（2）贸易审议政策机制

作为 WTO 中各方对于贸易透明度问题关注的重要补充内容，学者们对贸易审议机制研究较早，更多的指出其问题主要在以下方面：

其一，贸易审议机制定位不明确，存在机制设计上的争议。Qureshi,A.H(1990)从贸易审议机制的协议规定出发，倾向于强调审议机制的强制性，表示贸易审议机制是落实 WTO 规则，推进规则落实的重要机制，对成员应当具有矫正作用。Spriggs,J(1991)基本认同这一观点，指出审议机制是落实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一部分，但没起到充实与发展规则的作用。张国平(1997)认为，贸易审议机制的性质既是规则促进机制，又是监督机制，但更侧重于强调审议机制的监督职能，认为这是审议机制更深层次、更重要的职能。

但也有学者指出，审议机制更多的是提供平台性的协助，强调透明机制。Laird,S(1999)认为，贸易审议机制是提供了成员阐述政策的“论坛”，以实现成员信息的共享。Grollier,J(2017)也强调贸易审议机制仅是透明机制。

其二，贸易审议机制的流程存在体制性缺陷。学者指出，审议机制仅能从国际经贸发展层面进行分析，考虑到成员会在部分灰色产业方面采取掩饰行为，尤其是审议方可能会出于国家利益掺杂“国别”因素，整体缺乏分析上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肖云南等，2011）。而且，贸易审议机制运行中难以妥善处理成员的话语权问题，Grollier,J(2017)的研究表明，发展中的小国事实上在 WTO 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话语权“相当有限”。Karlas,J&K.M,Parize(2018)则认为贸易审议机制和成员的市场规模密切相关，但在参与审查活动的过程中，并没有对成员话语权的权重进行进一步区分。

其三，认为审议机制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学者指出，WTO 的三项职能

中，贸易审议机制负责检测多边贸易体系，但由于贸易审议机制缺乏强制性，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并未通知 WTO 其影响贸易的政府补贴与监管等政策措施，影响审议机制的效力（Altamimi,A, 2018；Kawai,M, 2019）。而且，贸易审议机制作为揭露政府产业政策弊端的透明度机构，必然会影响政府行为，由于担心冲击政府政治利益，必然导致落实受到来自成员的阻碍（全小莲，2012），在提高农业贸易方面就并不成功（Kuenzel,D.J, 2017）。

（3）争端解决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作为 WTO 重要贡献，其困境也备受关注。Kennedy,K.C(2007)指出，目前世界范围内普遍认为，WTO 争端解决谅解协议应该进行修改，尤其是应该针对争议内容进一步澄清和改进相关内容。

其一，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转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学者们从上诉机构的角度认为，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磋商环节代表了 WTO 的多边协商功能，但随着这一功能的弱化，导致很多不符合条件的争端案件被送到了专家组及上诉机构环节（Jackson,J.H, 2002）。进而，上诉机构的成员构成及裁决结果也备受争议，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关于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与落实方面关于合理期限的规定。Petersmann,E.U(1998)认为，WTO 没有对败诉方继续实行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管控，这是 WTO 监管措施的缺位。虽然有合理理由存在，但是实践中，败诉方总是以玩弄规则等方式，采取各种理由拒不履行其义务（Gleason,C.B&P.D,Walther, 1999）。而且，延长时限等事实上导致了争端解决机构决定的约束力降低，导致了违反多边贸易原则的行为能够长时间存在（Griller,S, 2000），使得会员重复违反规定而不受惩罚（Townsend,D.J, 2011）。

其二，争端解决机制裁决与成员法律之间的冲突争议，尤以美国较为明显。美国认为，WTO 裁决的目的是解决争议，裁决对美国政府的约束力仅停留在建议的层面（Jackson,J.H, 1998；Fukunaga,Y, 2006）。根据美国法律，除非将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纳入美国法律中，否则“乌拉圭回合的任何条款，如果同美国法律相冲突，都是不具有约束力的”（赵海乐，2011）。所以相比于改变贸易政策，美国选择赔偿而非改变政策更符合本国利益，以保证美国立法与行政主权的完整性（栗撒，2015）。Vidigal,G(2019)则深刻剖析，国家主权利益与争端裁决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当前局面紧张的重要原因。目前美国对贸易的不满不仅仅是经济得失的分配问题，而是宪法权力的分配问题，贸易已从国内事务转移到外交事务（Sitaraman,G&T,Meyer, 2019）。

其三，各成员尤其是美国利用规则便宜行事的空间过于宽松，导致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僵局。多年的实践证明，美国政府对 WTO 的权威性并不感冒，甚至并不会单纯参考 WTO 决定就改变贸易政策，这导致美国经常以国家利益为由违背 WTO 的规定，这也是美国近年单边主义行为盛行，肆意发动贸易战的原因（Lawrence,R.Z, 2007; Todd,T, 2018; Payosova,T. et al, 2018; Qureshi,A.H, 2018）。而当前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困境，也来源于 2019 年底之前具有约束力的上诉机构就将暂停运作（Kawai,M, 2019）。有学者将这一困境归因于“协商一致”原则，使得美国这样的重要成员可以滥用反对权，导致全局崩坏的局面（Mitra,S, 2019）。

（二）美国对 WTO 的批评

WTO 运行多年以来，鉴于其存在的内在机制性矛盾以及实践中发生的诸多运行困境等问题，各成员对 WTO 存在诸多诟病，尤其是各主要贸易大国，他们参与的多边贸易机制最为深入，涉及的 WTO 问题以及多边或双边贸易争端更多，因而也对 WTO 存在更多的批评。当前对于 WTO 的批评整体上分为两大阵营，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阵营，以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阵营（Mitra,S, 2019）。虽然矛盾的焦点确实如此，但就现实情况看，主要仍是美国对 WTO 的批评，而包括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则是出于对美国所提问题的一定程度上的回应，故本节主要整理、总结美国方面的批评。

（1）美国批评 WTO 的主要内容

美国对 WTO 的批评是全方位的，在具体层面上，美国对 WTO 的批评主要聚焦多个层面。除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出于选举及政治因素等考量对 WTO 提出的无理要求外，美国对 WTO 的指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认为 WTO 规则对美国不公，导致美国利益受损。美国认为自己遭受到上诉机构歧视。美国对争端解决机制方面表达的不满最多，称其对美国是一场“灾难”，认为争端解决机制对美国不公，让美国输掉了本应获胜的案件，导致其他成员“占美国便宜”。美国自称“在几乎所有的 WTO 诉讼中败诉”，认为这是由于美国的法官名额较少，缺乏成立专家组时的多数优势。尤其是，美国认为，WTO 危机的主要元凶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实施“非市场经济制度”，利用 WTO 规则致使中国的国有企业市场干预及歧视性障碍等许多国内政策无法被 WTO 处罚，而且利用政策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导致美国利益受损。

其二，认为上诉机构及其成员的行为存在严重问题，因而出手阻挠上诉机关

新法官的任命。美国指责上诉机构“六宗罪”，可以分为一个“实质问题”和五个“程序”问题。分别为“越权”，认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理案件时超越其法定权限；“审期超限”，认为上诉机构没有严格遵守审理期限的规定；“超期服役”，认为上诉机构允许离任法官继续审理未审完的案件；“违规咨询”，认为上诉机构发表无关争端案件的意见；“违规审查事实与国内法”，认为上诉机构审查实施以及成员方的国内法；“遵循裁决先例”，认为上诉机构以先前判例影响此后的裁决内容等（杨国华，2019）。

其三，强烈质疑 WTO 允许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反对 WTO 推行无差别的特殊与差别待遇（S&D）。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9）提出，WTO 并没有明确界定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标准，这导致了许多国家自我界定，然后享受 S&D 所带来的灵活性，这导致许多诸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享受与最不发达国家同样的灵活性。此外，特朗普甚至在 2019 年 7 月 26 日签署的一份备忘录中点名批评中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不惜一切代价，确保 WTO 在 90 天内，就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进行改革”，否则美国就要“采取单方面行动”。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也表示：“这对按规则行事的美国人不利，破坏了 WTO 的谈判，并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

（2）学者对美国提出的批评并不完全认可

其一，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指控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美国事实上在上诉机构的控诉中胜率还要高于平均胜率，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美国遭受到不公平待遇（高旭军，2018；孔庆江，2019）。而且，美国拥有的优势就是 7 位上诉法官中始终有一位美国人（戴维·多德维尔，2018）。

其二，美国对上诉机构裁判的批判，也并不被完全认同。“美国表示上诉机构不仅审查 WTO 争端解决程序的法律推理，而且还制定了新的法律”（Berger,A, 2019），这导致美国进而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态度，通过阻挠上诉机关的司法任命以推动上诉机构陷入瘫痪，来表达自己对 WTO 的不满（Gantz,D.A, 2018；Hoda,A, 2019）。虽然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指责部分是合理的，但美国的做法却并不可取（高旭军，2018）。

其三，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的批判也被普遍认为过于激烈。González,A（2019）等学者对美国反对 WTO 的“发展、发展中”的二分法表示认同，提出这种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为成员服务，但是学者强调美国的批评存在缺陷，WTO 并不应纠结于定义，而是采取实际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贸

易。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 S&D，诸多学者认为，WTO 的 S&D 的理论基础与实证支持非常微弱，损害了多边贸易体系的效率，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如果 S&D 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成员，那么损失效率可能是合理的（Adam,C.S.&S.A,O'Connell, 2003；Keck,A.&P,Low, 2004；Ornelas,E, 2016）。

其四，普遍不认同美国采取的单边行为，并对美国行动的后续影响表示担忧。特朗普曾表示，希望看到 WTO 被许多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议所取代，美国也确实采取措施削弱 WTO，而且特朗普退出了许多贸易协议（TPP），并重新谈判了其他协议（NAFTA）等（Kastner,J, 2019；Bown&P,Chad, 2019）。但美国的这些做法，有一些将永久损害多边贸易体系（Bown&P,Chad, 2019），尤其美国的做法是出于报复性制裁的角度打算绕过 WTO 而进行的，这会对多边主义造成严重损害（Mitra,S, 2019），这对较小的国家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与一个大得多的经济体进行双边谈判几乎肯定会吃亏（Kastner,J, 2019）。

（三）各国达成 WTO 改革协议的动因

基于实践经验，WTO 改革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各成员就新的贸易形式达成新的多边贸易协议，传统文献已经在经济学、国际关系以及国际法等不同领域对达成新协议的动因进行了诸多研究。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流派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贸易条件理论、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承诺理论，其中，贸易条件理论是相对正式以及全面的解释多边贸易体制成员进行合作的理论。国际关系领域则主要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新现实主义、霸权稳定论以及建构主义等主张，分别从效率、分配、权力格局以及价值观等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国际法则重点侧重于克服政府失灵以及国际贸易协定的宪政主义理论（WTO 2007）。

整体上，相关的理论研究可以归纳为四种路径或维度：

第 1 种：国内经济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冲突造成了成员贸易的扭曲，新体制应当解决成员问题。

第 2 种：成员利益驱动的政策会导致多边贸易体制的世界市场失灵，需要多边贸易体制扮演重要角色。

第 3 种：改革后多边贸易体制将体现充分的价值凝聚，将会对成员贸易行为产生足够的影响。

第 4 种：国际政治领域的新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新的多边贸易体制将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世界贸易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的当下，多边贸易体制改革面临发展中国

家群体崛起的国际力量格局变动之下，展现为更为多元化的贸易主体参与进多边贸易体制，对最终改革的结果将会产生较难预估的影响，也不是目前基于单一理论可以解释和阐明的，各成员出于不同动因参与进 WTO 改革，未来的 WTO 改革结果也有多元化的设想与主张。

三、WTO 改革的各方立场

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有其基本的脉络与规律，在这一过程中，掌握各方真实诉求和基本立场是探索寻求改革指引和路径的基础，尤其是探索各方主张中存在的分歧与共识，进而协调处理影响改革进程的关键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关系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一）各成员对 WTO 改革的立场

鉴于 WTO 存在的诸多体制性问题以及各主要国家对 WTO 的批评，各国在 WTO 改革的不同领域提出了诸多方案。

（1）美国对 WTO 改革的方案与立场

1. 美国立场的主要内容

结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2019）的报告内容、特朗普签署备忘录以及 WTO 及其他成员、学者等多方对美国方面改革立场的分析，美国对于 WTO 改革的诉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其一，解决所谓非市场经济挑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出，WTO 现行规则与上诉机构的缺陷共同导致 WTO 并没有能力应对经济主要由国家主导的所谓非市场经济成员对全球贸易造成的冲击。

其二，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尊重成员的主权政策选择。正如此前提到的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指责一样，美方认为争端解决机制要遵从最初的“原始谅解”。此外，强化上诉机构法官任期管理。美国（2019）认为，应当确保上诉机构法官在任期届满时，应当终止其在上诉机构负责的所有工作。

其三，强化透明度与通知义务。在 2017 年，美国就主张对没有履行通知义务的成员进行惩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9）认为，提高透明度应当更好的发挥 WTO 常设委员会的作用，强化成员对通知义务的遵从。

其四，应当改革发展中国家相关问题。S&D 应当强化限制。美国提出，四类国家不应享受 S&D：OECD（经合组织）或已开始加入 OECD 的 WTO 成员、20 国集团（G20）的成员、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以及商品贸易占比不

低于 0.5%等。除此之外，为了在 WTO 改革中解决所谓发展中国家标准的问题，美国也一直试图通过洽谈诸边协议改革 WTO 谈判机制，包括美国与欧盟、日本洽谈签署 FTA 等。

2.学者们对于美国立场的看法

其一，批判美国旨在强化其地位的做法。特朗普试图将 WTO 重新改革为类似于关贸总协定的制度，这会导致单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战，经济规模较小的经济体的利益受到损害（Kastner,J, 2019），也意味着“强人的力量将取代法律的力量”（Berger,A, 2019）。美国的种种做法是寄希望通过用“美国的公平”代替全球多边自由贸易，确立美国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霸权、“美国优先”的地位（陈凤英和孙立鹏，2019）。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违反 WTO 规则，并对促进健康的贸易和投资具有很强的反作用，要恢复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美国必须回归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Kawai,M, 2019）。但同时，鉴于美国地位的强势，Suh,J.K（2018）认为，如果拯救 WTO，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美国的要求，因为拯救 WTO 是当前全球贸易环境中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任务。假设 WTO 成员愿意认真考虑美国的关切，并接受美国的承诺，以确保上诉机构按照 1995 年的授权行事，解决困境并不难（Hoekman,B&P.C,Mavroidis, 2019）。

其二，担忧美国未来的退群行动。美国认为，WTO 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所以其利用 WTO 反制中国的程度有限（González,A&N,Veron, 2019），而中美对抗的加剧使得 WTO 改革持续面临紧张局面，也导致“‘包含中国的 WTO 的继续存在’是否符合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不再是各方的共识（Ciuriak,D, 2018）。而且 WTO 与特朗普追求家长式经济的追求完全相反，尤其是美国没有欧盟支持其改革立场，美国的退出 WTO 的威胁就并不是毫无意义（弗拉基米尔·莫热戈夫，2018；伊戈尔·沙特罗夫，2018）。不过，Robinson,S&K,Thierfelder（2019）认为，如果美国退出多边贸易体制，随着各国转移贸易，贸易份额的变化是适度的，对全球贸易量几乎没有影响。因而，美国发动贸易战，贸易伙伴的最佳反应是袖手旁观，接受更高的美国关税，并从围绕美国的全球贸易转移中获得市场。

其三，学者对美国的最终意图却并未取得共识。González A,Veron N（2019）指出，当前 WTO 争端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根本不知道美国是否寻求解决问题的机制，如果是的话，不知道美国的方向，如果不是的话，也不知道美国期待如何。但 Payosova,T. et al（2018）认为，美国并无意寻找解决办法，只是想扼杀 WTO。

除非上诉法官可以同意将具有重大司法不确定性的问题提交给相关的 WTO 委员会进行“权威解释”，恢复 WTO “永久谈判论坛”的初始职能，且所有成员都统一谈判，才有可能寻找到解决办法。

（2）欧盟、加拿大对 WTO 改革的方案与立场

1. 欧盟对 WTO 改革的方案与立场

欧盟对 WTO 改革的立场与主张相对明晰，相关内容基本都体现在欧盟 2018 年的“WTO-EU’s Proposals on WTO Modernisation”中，此外结合 WTO 及其他成员以及学者的观点，总结而言，欧盟对于 WTO 的改革主张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肯定多边主义成就，建议强化多边主义。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明确指出，“欧盟仍然是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支持者”，并坚信 WTO 在保障自由和公平贸易方面的难以替代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具体而言，建议规范产业补贴的使用和国有企业的活动、强化扭曲贸易的补贴行为等。此外，欧盟认为应当探索多边规则制定，建议包括继续支持多边谈判、探索诸边谈判的可能性等。

其二，对 S&D 有相对温和的主张。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认为，欧盟并不反对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其发展目标，获得一定的支持以及政策灵活空间。但同时，欧盟也建议 WTO 应当鼓励会员从 S&D 中“毕业”，并对 S&D 设置“时限”、“评估”等诸多限制。

其三，建议深化改革争端解决机制。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认为，在保留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及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改革解决其问题。欧盟认为，解决上诉机构困境的首要任务是需要提升效率，尤其是独立性。其次是讨论适用 WTO 规则的“实质性问题”，以回应美方关于上诉机构越权解释的问题。为缓解争端解决机制的现实困境，欧盟和加拿大 (2019) 发表共同声明，双方同意启动“临时替代方案”，以解决双方之间的贸易争端，具体是采取从上诉机构法官中，选任仲裁员等方式解决争端。

2. 加拿大对 WTO 改革的方案与立场

加拿大尝试组建排除中国和美国的“渥太华集团”。包含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韩国与瑞士等在内（简称“渥太华集团”），后也邀请欧盟。“渥太华集团”试图排除中美影响力，推进 WTO 改革，其召开的几次会议基本内容也围绕 WTO 的体制性问题，结合渥太华集团的多次声明及各方观点，其主要关注点仍在以下三个方面，即重新强调

WTO 三项职能的重要性，即争端解决机制、谈判机制与贸易审议机制。渥太华集团虽表示已经就争端解决机制商讨方案，但并未公布集体提案，仅表明恢复上诉机构运行的愿望，期待能够在强化 WTO 审议与监测职能方面形成集体提案，希望推进渔业补贴的谈判进程以及讨论发展议题等。

此外，加拿大单独公布了关于 WTO 改革的一些建议，包括提升提高 WTO 监测职能的效率和有效性方面采取“提高国内措施的通报和透明度”等，维护和加强争端解决制度方面采取“简化裁决程序”等。

3.学者对欧盟、渥太华集团主张的看法

其一，渥太华集团与欧盟支持多边主义发展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不会走上与美国一样的贸易保护主义道路，而且这些国家期待将美国维持在多边体系之内（姚铃，2019）。渥太华集团的形成在于加拿大饱受美国贸易霸凌之苦，想要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与自由主义而建立的，反映了与会国家对于改革 WTO 以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意愿（董一凡，2018）。所以，渥太华会议客观上协调了部分经济体对于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意愿，展现了维护多边秩序仍是国际社会普遍追求。Cutler,W（2019）就指出，欧盟应当继续沟通美国，促使其相信采取多边措施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是有帮助的。欧盟必须坚持试图让中美都参与 WTO 改革中（González,A&N,Veron，2019）。

其二，认为应强化独立于中美的立场，协同合作其他国家发挥改革推动力。尤其是欧盟，在全球领导力转型期间，中美对于领导力的争论尚为尘埃落定，欧盟在指导 WTO 现代化以保持系统的基于规则的性质方面的作用尤其重要（Bergsten,C.F，2018）。欧盟虽然过去一直明确接近美国而非中国，但如今与两国都有共同的利益与分歧，不必进行选边站，而是捍卫维持自身战略利益的能力并与日本等其他参与者展开密切合作，发挥指导 WTO 改革的领导力，保护自己免受中美对抗（González,A&N,Veron，2019）。

其三，希望和美国一起采取措施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尤其是针对中国问题。无论是欧盟还是渥太华集团的方案，都展现出成员的小算盘，即通过进一步强化对其他国家贸易政策的管理，实现对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再平衡，这也是渥太华集团并未邀请中国参会的根本原因（董一凡，2018）。欧美日在改革 WTO 时维护发达国家利益方面并无根本差异，针对中国的诉求十分明显（苏庆义，2019；倪月菊，2019），而且欧盟已经采取了“偶尔强硬”的措施对待中国（González,A&N,Veron，2019）。

（3）发展中国家对于 WTO 改革的主要立场

1. 发展中国家对于 WTO 改革的主要关注点

其一，S&D 议题。发展中国家对于 S&D 的维护基本是共识。但在具体内容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分歧。

首先，主张从开放等层面探讨发展中国家，而非纠结定义。挪威、加拿大、中国香港、冰岛、墨西哥、新西兰、新加坡和瑞士（2019）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是促进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和更多参与的重要工具，解决 S&D 的关键在于如何设计规则，从而能够更好的处理成员面临的发展挑战，谈判结果远比强行区分成员结构要重要。尤其是新加坡称，虽然新加坡认定为发展中国家，但并未“获取额外的好处”。

其次，主张尊重但应逐步放弃 S&D。巴西（2019）认为，应当正视自身的发展条件与状况，宣布在未来的谈判中放弃 S&D，但不放弃已经享受的 S&D。中国台湾（2019）表示考虑到“当前台湾的状况与未来发展”，于 WTO 坎昆部长会议宣布不再自我认定为“发展中成员”，不在今后的谈判中谋求 S&D，未来将以“发达成员”定位参与谈判。

再次，主张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强的发展问题，需要 S&D。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印度等 9 个发展中国家（2019）也指出，WTO 改革必须重申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这是 WTO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享有的一项条约性、不可转让的权利。中国、印度、南非和委内瑞拉等（2019）也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成员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这种差距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S&D 是解决这一鸿沟的主要方式。

其二，多边合作与发展议题。WTO 改革应密切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印度等 9 个发展中国家（2019）认为，WTO 改革应当，解决上诉机构的危机，处理一些成员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强调 WTO 的改革必须落实长期承诺的发展关切，保持发展的核心，并解决 WTO 协定中的不对称问题，如农业和其他领域的协议，并促进包容性增长，为各国在基于规则的系统的广泛框架和原则中推行国家发展战略拓宽空间。东盟（2019）也表示，WTO 改革应致力于维护“包容”、“透明”、“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推进并保障多边贸易健康发展。

2. 国内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立场的看法

其一，解读了发展中国家对 S&D 的意见分歧。很多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坚持

发展中国家地位并未单纯因为经济原因,如新加坡就是出于维护其在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之中的影响力而主张发展中国家地位,主要出于政治考量(卢先堃,2019)。巴西放弃 S&D 主要意图在于加入 OECD,中国台湾加入 WTO 时是以“发展中成员”加入的,当时就放弃享受 S&D,此次出头更多的是出于台湾当局的政治操作(邓振中,2018;李淳,2018)。

其二,强调 S&D 的重要性。在当前 WTO 协商一致与一揽子协议的规则下,实践中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因此必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S&D,这应当是 WTO 改革的重要内容(Mendoza,M.R&M,Wilke,2011;Bluth,C,2018)。同时,为了避免贸易不公平,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差异化对待,以便实现新部门发展及产业多样化(Saltnes,J.D&K.K.Mikalsen,2019)。而且,即便是中国的沿海省份类似中高收入国家,但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其人均收入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Chor,D,2019)。

但同时,也有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 S&D 提出了不同意见,WTO 规则中,除了最不发达国家外,任何国家都可以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得到 S&D,这种行为违背了作为多边贸易体系基础的互惠与非歧视的关键原则,应限制发展中国家使用自我声明(González,A,2019)。而且,S&D 并不能保证促进增长的战略,事实上导致发展中国家放弃了能够实现更好贸易结果的手段(Staiger,2005)。

(二) 各成员对于 WTO 改革立场的共同点与分歧

各国围绕 WTO 改革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也有许多国家以联合声明等方式发布 WTO 改革倡议,但综合目前各方的观点,在推动 WTO 改革方面,各方基本都持肯定意见,但在改革方向上,各成员立场方案的共同点与分歧其实主要围绕美国与中国展开。

(1) 各成员之间的共同点

其一,除美国的立场模糊外,各方支持 WTO、推进 WTO 改革的立场是相同的。WTO 各方针对 WTO 当前的僵局都曾提出过诸多倡议,欧盟与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冰岛、印度、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和瑞士等其他成员(2018)也曾发布联合声明,希望能够通过改革方式推进 WTO 改革,以克服 WTO 当前的僵局,从而推进多边规则发挥作用。此外,虽然美国宣称希望 WTO 改革,但美国也威胁要退出 WTO,不过美国支持多边发展的立场仍是坚定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9)就指出,美欧日进行三方合作的意图就是,通过制定新的多边规则及其他措施,来应对当前多边贸易领域所面临的贸易挑战。

其二，所有成员都坚持 WTO 争端解决机制应当改革。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对于改革上诉机构的诉求是一致的，虽然在方式及方向上存在不同。欧盟与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冰岛、印度、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和瑞士等其他成员（2018）的声明以及欧盟、中国和印度（2018）的声明中，都提及改革上诉机构的诸多建议，如上诉机构成员独立性等。美欧日多次的联合声明也承诺继续共同努力，维持现有 WTO 纪律的有效性。美国也曾多次单独表达对上诉机构改革的诉求。

此外，在透明度、谈判机制等领域，各成员也都有类似的共识。

其三，国内外学者对各成员立场的研究较为深入，剖析了各方利益出发点等重要问题。首先，WTO 改革确实是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要求，是实现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金融危机之后，WTO 的既有体制已经不再适应当前新的国际环境，暴露出诸多问题与缺陷，改革并完善 WTO 是各方的一致愿望（刘敬东，2013；陈凤英和孙立鹏，2019）。而且，欧盟和加拿大等已经同意改革 WTO，美国及欧盟、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盟友在关税、争端解决机制上可能会达成较多共识（高旭军，2018）。而解决和管理美中冲突对于恢复基于规则和规范的全球经济治理至关重要，能否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是能否恢复多边贸易体制、实现经济体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因而 WTO 改革是必需的（Kawai,M, 2019；González,A&N,Veron, 2019）。

其次，美欧等发达国家在 WTO 未来改革目标上存在基本共识。学者指出，发达国家之间虽然会存在利益的不和甚至冲突，但那是存在共性且可以解决的，欧美日在改革 WTO 规则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扭曲”以及 S&D 等方面的追求存在相似之处（苏庆义，2019；刘明，2019）。但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待中国问题持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货物贸易不平衡与强制性技术转让等主要控诉越来越被广泛接受和重复（Ciuriak,D, 2019），欧盟也认为中国企业在国内受到外国竞争保护的同时享受欧洲的开放，欧洲应优先考虑加大压力，以解决长期存在的市场准入问题，并加强与志同道合的市场经济体的协调等（Hanemann,T&M,Huotari, 2018）。

再次，很多国家期盼美国能在中国问题上有所收获。詹姆斯·刘易斯（2018）指出，没有国家愿意在贸易问题上对付中国，欧盟或许能承担代价但面临严重的内部问题，日本则担心来自中国的报复，所以很多国家在等待美国出手，进而考虑自己的反应。不过刘易斯也提到斯科特·米勒的观点，即美国应当利用当前规

则帮助中国改变行为，而不是采取单边措施。

（2）各成员之间的分歧

WTO 面临的挑战是各国政府无法在其 70 多年来制定的基于共识的法律范围内运作，它所称的体制挑战在于成员无法调和其不同的利益（Sampson,G.P, 2018）。学者们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上诉机构改革面临各国诉求不一致问题。美国通过阻挠上诉机构人员遴选谋求上诉机构改革，这与追求贸易全球化、自由度以及多边贸易体制的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国存在分歧，因而不太可能就上诉机构改革及人员遴选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高旭军，2018；刘明，2019；陈凤英和孙立鹏，2019）。而且，据几位贸易特使的消息，美国几乎肯定会放任上诉机构在 2019 年 12 月瘫痪，而且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目前都不希望给予美国过大的压力，以免问题更加严重（Third World Network, 2019），而中国则随着贸易扩大越来越期待稳定的上诉机构（Zeng,K, 2013；Liao,J.C, 2013）。此外，各国对上诉机构改革也存在着表态与实际行动不一致的情况存在（Davis,C.L&Y,Shirato, 2007）。

其二，关于如何对待 S&D 是各方的分歧之一。自多哈回合开始，S&D 就是 WTO 各成员之间分歧的焦点，这一议题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最为焦点的争论在于补贴问题，尤其是农业及工业领域的补贴（Saltnes,J.D&K.K.Mikalsen, 2019）。而就具体适用层面，发展中国家将产业政策认为是发展的关键，但 WTO 规则缩小了国家能力的范围，这些国家就开始仰赖补贴计划且十分坚持（Liao,J.C, 2013）。不过，也有学者不认同发展中国家的措施，认为 WTO 成员之间加强合作，进一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实际上有助于减少发展中国家遭受冲击的经济风险（Gnangnon,S.K, 2019；Gil-Pareja,S et al, 2019）。

其三，“维持多边贸易谈判”与“发展诸边、双边或区域贸易”的分歧。Adlung,R&H,Mamdouh（2018）认为继续推进诸边协议才应当是 WTO 摆脱当前困境的出路。但 Mitra,S（2019）并不认可，指出当前的一些诸边协议事实上实出于报复性制裁或者绕过 WTO 进程的目的进行的，会破坏多边主义。而且，贸易战是战略性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体现，应通过多边贸易体系解决（Ciuriak,D, 2019），尤其是诸边协议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只有多边贸易体系才能为他们提供影响新贸易规则发展的机会（Bluth,C, 2018）。

其四，在各种分歧之下，学者对找到最终却得一致的改革方案表示担忧。Hamid Mamdouh, Rogerson,E（2018）从各成员利益出发，认为鉴于发展中国家

的多样性，在 WTO 范围内就发展中国家的正式分类达成一致的谈判基本不可能达成一致。Bluth,C（2018）则从 WTO 基本规则出发，认为如果不讨论 WTO 的运作方式，将无法为改革等问题建立框架。Wang,H（2019）则从法律角度出发，认为 WTO 的改革可能更多的是关于主要经济体之间在主要法律问题上的差距，要找到有希望的改革或 WTO 现代化的提案并不容易。此外，Third World Network 机构（2019）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正在误导最不发达国家，利用承诺援助等方式，分化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导致分歧复杂化。

四、中国在 WTO 改革中的角色

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 WTO 改革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任何改革没有中国参与将无法实现，因而，探究中国的立场、各方对中国的期待，对于探求未来 WTO 改革方向十分重要。

（一）其他国家对中国角色的期待

（1）多数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自身改革有强烈期待

其一，认为中国推进产业开放。美国、欧盟等（2019）认为，中国应当强化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的管理，敦促更改国内市场对外部的歧视性障碍，推进金融、汽车、知识产权及数字贸易领域等的全面开放，强化对国外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澳大利亚（2016）认为，中国可以使用中澳自贸协定作为高质量投资协定的试验场，率先开放服务业。此外，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期待“中国承担更多发展责任”。

其二，中国应当不再宣称发展中国家。美国（2019）认为，中国已经如此“发达”，仍宣称发展中国家是对 WTO 规则的破坏，应当尽早从放弃宣称发展中国家，而且特朗普还强调“美国从未承认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欧盟也持相同的态度。

其三，希望中国能推进国内改革，尤其是国有经济改革。美国等国家（2018，2019）报告及声明都指出，要重建 WTO 效率，解决所谓“非市场经济”成员威胁挑战，明确指出了要解决中国问题，认为中国应当解决国有企业补贴问题。

（2）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有更为多元期待

其一，希望中国应当在 WTO 改革中发挥作用，避免被其他国家劫持改革议题。学者指出，中国应该在决定 WTO 改革方向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让一些全球重量级人物劫持改革议程，尤其美国退出或者结束 WTO 都会导致中国经

济的困难，中国应该努力寻找支持，提高对 WTO 的效率（Du,M，2019）。而且，中国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活动的中心之一，中美贸易是当前主要问题，中国应该承担更多改革的责任（Jean,S，2019）。

在具体领域上，有学者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诉求表达不同意见。Kim,A.C（2018）指出，美国对于中国窃取商业秘密进行了长期调查，但没有有力证据。Ciuriak,D（2019）指出，虽然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货物贸易不平衡与强制性技术转让的主要控诉虽然越来越被广泛接受和重复，但中国对技术的诉求是正常且合理的，尤其是中国成为西方重要的销售市场，如果制约中国对技术进步的需求，就等于制约西方对出口的需求。Kawai,M（2019）认为，美国政府应当采取促进国内创新和技术发展的政策，而不是要求中国不要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

其二，希望中国推进自身改革，承担更多责任。Singh,A.G（2019）指出，期待能将 WTO 改革与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国内政策紧密联系起来，并确定国际组织的改革重点，使其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从而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在动力。González,A&N,Veron（2019）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关注的核心问题，尽管中国在 2001 年加入 WTO 后进行了改革，但其对经济的参与仍然很普遍。中国需要回归“改革开放”，结束“国家资本主义”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型为私营部门驱动的市场经济（Kawai,M，2019）。

因而有部分观点指出，中国的行为和实践反映了现实主义是至高无上的，除非面临反制措施，中国将会以国家利益为指导，不会严格遵守 WTO 既定规则（Jain,R，2014），尤其是中国在加入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后，获得了巩固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动力（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2019）。而且，就美国的实践结果看，仅凭 WTO 争端解决程序的结果可能不会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Kim,H&D,Ahn，2019），所以，在中美贸易战出现某种结果之前，中国不太可能和其他贸易伙伴参与有关工业补贴与国有企业的相关谈判（González,A&N,Veron，2019）。

（二）中国对 WTO 改革的原则与立场

中国政府对于 WTO 改革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坚定的。为此，中国政府曾于 2018 年、2019 年两次先后出台重要文件，重点阐述中国对于 WTO 改革的基本立场与改革建议。

（1）中国政府就 WTO 改革提出立场文件与行动方案

2018 年 11 月 23 日，商务部发布了《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文件详细阐述了中国对于 WTO 改革的立场：三个基本原则为：第一，WTO 改革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第二，WTO 改革应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第三，WTO 改革应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五点主张是：第一，WTO 改革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渠道地位；第二，WTO 改革应优先处理危及 WTO 生存的关键问题；第三，WTO 改革应解决贸易规则的公平问题并回应时代需要；第四，WTO 改革应保证发展中成员的 S&D；第五，WTO 改革应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

2019 年 5 月 13 日，中国向 WTO 正式提交了《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文件阐述了中国对于 WTO 改革的主要建议：第一，解决危及 WTO 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第二，增加 WTO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第三，提高 WTO 的运行效率；第四，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

（2）中国政府在 WTO 改革方面的表态是一贯的

除了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对 WTO 改革的立场文件及行动方案外，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官员的表态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中国对 WTO 改革的立场始终如一。

其一，中方对 WTO 的改革持支持态度，反对单边主义。商务部发言人高峰（2018）明确指出，中方在推进 WTO 改革中，重点维持 WTO 基本宗旨和原则以及照顾大多数成员利益，以便更好地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同时，中国希望能够维护 WTO 团结，与各成员一道，共同捍卫和发展多边贸易体制。

“如果有人想将中国放在设计好的规则中，那他们将会失望”（张向晨，2019）。

其二，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张向晨（2019）指出，发展中成员享受的 S&D 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成果之一，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表面上成员之间承诺水平确实不一致，但这是由多边贸易谈判结构的不平衡造成的，所以“适用基础并未改变”。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不是回避责任，而是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这也是在维护国际间的公平正义（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19）。

其三，中国认为应当尽快解决 WTO 改革关键问题。高峰（2019）称，WTO 应优先考虑威胁该机构存在的关键问题，改革应该纠正发达成员过度农业补贴造成的国际农产品贸易长期严重扭曲，也应该减轻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对正常国际贸易秩序造成的严重影响等。中国将以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 WTO 谈判磋商，

推动解决上诉机构危机。

（三）中国学者对中国角色的展望

中国的提案旨在帮助解决威胁 WTO 的紧迫性难题，提高 WTO 的全球经济治理能力、运作效率与包容性（孔庆江，2019 等）。除此之外，国内学者也对我国参与 WTO 改革提出了诸多建议。总体上，中国应积极参与 WTO 改革，警惕相关风险，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学者指出，中国需要优先考虑 WTO 改革，多边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其他相关方面，这样可以确保中国参与全球经济，而且为中国在参与制定未来全球贸易规则方面争取了发言权。学者们建议，中国应在维护 WTO 多边贸易核心及自身发展基础上，展现出灵活的合作姿态，完善自身方案，优先解决事关 WTO 生存的问题，参与乃至引领 WTO 改革，切记被当前贸易僵局“搞昏了头”（贺小勇和陈瑶，2019；许宏强和张琦，2019；陈凤英和孙立鹏，2019；刘敬东，2019）。

具体改革议题方面，学者认为，中国应从多边贸易体系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与大多数成员的最大公约数（刘敬东，2019），但在具体方向上，学者们的建议并不完全统一。

其一，在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方面存在分歧。部分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应当“改变”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的立场，称“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身份的双重性矛盾性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贾庆国，2016）。中国不应当自我定位为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似，也不应当寻求 WTO 的差别待遇，这不符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外交政策，而是应当同发达国家一同就 WTO 改革问题进行建设性的沟通和磋商（庞中英，2019）。此外，也有部分声音从贸易政策方面呼吁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认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原则对中国“相当于第二次入世”（黄奇帆，2019）。

但这些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王跃生（2019）撰文回应了这些主张，认为中国已经认识到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重要性，但中国不应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不应追求“三零贸易”，这对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都不公平。而且，中国的立场是一贯且鲜明的，中国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承诺承担更多责任，但不代表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屠新泉，石晓婧，2019）。此外，中国积极参与 WTO 改革不代表要全盘接收其他成员的要求，中国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对不合理的补贴要求、国有企业等议题应全面清理，推进达成有利于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协议（崔凡，2019）。

其二，中国应首先解决争端解决机制僵局问题。学者指出，争端解决机制是危机当前 WTO 运行的重大问题，中国应积极推进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进程。当务之急是恢复上诉机构成员遴选，保障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行，确保 WTO 改革正常推进（陈凤英，孙立鹏，2019）。也可以尝试在 WTO 现有争端解决机制框架之外搭建一个争端解决机制，并呼吁各方开始就此展开谈判（孔庆江，2019）。

其三，中国应推进改革 WTO 谈判机制改革。周跃雪（2015）认为，中国在推进 WTO 改革中，应以自身经贸利益为出发点，推动 WTO 谈判机制想着民主透明和效率的方向发展，协调与其他成员尤其是发达成员的关系。此外，也有学者建议应推动发展诸边协议。钟楹（2016）从 WTO 实践经验出发，认为 WTO 谈判机制已经制约了谈判进展，应当在一揽子协定原则之外，推进关键多数与诸边协议以强化 WTO 改革灵活性。陈凤英、孙立鹏（2019）基本认同上述观点，更进一步指出，“决策投票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其四，在推进改革进程方面，学者也有诸多建议。学者认为，中国应当关注“早期收获”，而非达成共识。中国不应该追随发达国家关心的政府补贴、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强制性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而是应当搁置争议，寻找改革共同点，诸如强化 WTO 透明度与日常工作的改革，努力取得“早期收获”（石岩，2019；卢先堃，2019）。中国可以在保证底线的同时强调灵活性，诸如在发展中国家定位领域，中国可以在坚持定位的基础上，就“个案问题”讨论 S&D（徐昕，2018）。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应当强化与发达国家的议题博弈。如在补贴领域，中国应当坚持，WTO 应涉及发达国家广泛存在的农业补贴与服务业补贴，借以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工业补贴等领域实现议题博弈，而且还可以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谈判集团（徐昕，2018；王义桅，2019）。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指责与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技术转让与开放市场等诸多问题，都是中国可以与西方进行讨论、博弈的（王义桅，2019）。

五、文献评析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已经对 WTO 改革问题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在 WTO 改革中发挥作用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就目前的研究内容而言，仍然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研究，还存在较为薄弱或不足之处。如，对推进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

理论基础研究不够充分。关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未来设想，尚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指导与支撑。尤其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的 WTO 改革主张，更多在于解决 WTO 三大机制困境，是从技术性角度强调改革。这虽然可能符合发达国家利益，但显然面临诸多难以协调和解决的问题和障碍，而且也没有得到各界的一致意见。

此外，当前学术界对各成员推动本轮 WTO 改革的动机分析还不够充分。关于一国为何选择参与多边贸易合作，学术讨论的时间尚短，对于本轮 WTO 改革的动力源泉，开展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例如，在经济层面，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全球贸易和全球价值链重构，大国选择多边贸易合作的经济动因并不一致。而且，目前对中国参与 WTO 改革的理论研究也不够，对于中国的改革期待更多地停留在具体议题领域，属于就事论事地分析，缺乏宏观理论指导。

因而，从发挥中国在推进 WTO 改革中的建设性作用，进而实现全球贸易发展的目标出发，针对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发挥 WTO 功能性作用的角度，阐释多边贸易体制改革，解决 WTO 改革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也能够为中国参与 WTO 改革提供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 [1] Adam C S,O' Connell S A.Aid versus Trade Revisited:Donor and Recipient Policies in the Presence of Learning - by - Doing[J].The Economic Journal,2003,114(492):150-173.
- [2] Adlung R,Mamdouh H.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an escape route for the WTO?[J].Journal of World Trade,2018,52(1):85-111.
- [3] Alan Wolff.The Future of the WTO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EB/OL].PIIE,2018-12-17.<https://www.piie.com/system/files/documents/2018-12-17prepared-remarks.pdf>
- [4] Albin C.Using negotiation to promote legitimacy:an assessment of proposals for reforming the WTO[J].International Affairs,2008,84(4):757-775.
- [5] Alschner,Wolfgang.Amicable Settlements of WTO Disputes:Bilateral Solutions in a Multilateral System[J].World Trade Review.2014,13(1):65-102.
- [6] Altamimi A.The WTO practice of legality is ensuring transparency for self-enforcing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Policy,2018,17(3):132-155.
- [7] Amrita Narlikar.权力、政治与 WTO[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 [8] Anabel González.Bridging the Divide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WTO Negotiations[EB/OL].PIIE,2019-03-12.<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bridging-divide-between-developed-and-developing-countries-wto>
- [9] Anabel González.Bridging the Divide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WTO Negotiations[EB/OL].PIIE,2019-04-11.<https://www.piie.com/system/files/documents/gonzalez20190411ppt.pdf>
- [10] Ansong A.Single Undertaking,Different Speeds:Pliable Models for Decision-making in the WTO[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18,21(2):395-410.
- [11] Ansong,Alex.Single Undertaking,Different Speeds:Pliable Models for Decision-Making in the WTO[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8,21(2):395-410.
- [12] Antara Ghosal Singh.China's Evolving Strategy for WTO Reforms[EB/OL].thediplomat,2019-07-31.<https://thediplomat.com/2019/07/chinas-evolving-strategy-for-wto-reforms/>

ing-strategy-for-wto-reforms/

- [13] Antara Ghosal Singh.What Does China Want From WTO Reforms?[E B/OL].thediplomat,2019-05-21.<https://thediplomat.com/2019/05/what-does-china-want-from-wto-reforms/>
- [14] Baldwin R. WTO 2.0: Governance of 21st century trade[J].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14, 9(2): 261-283.
- [15] Bellmann C,Hepburn J,Wilke M.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n Addressing Global Public Policy Objectives[J].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olitique de développement,2012,3(3).
- [16] Bergsten C F.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test for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J].China&World Economy,2018,26(5):12-37.
- [17] Biryukova, O.; Daniltsev, A.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under Stress? When Cooperation Fails: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Digital Trade[J].vestnik mezhdunarodnykh organizatsii-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research journal,2019.14(1), 7-20
- [18] Blake D J,Payton A L.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 interest based approach to voting rule selection[J].Ohio State University,typescript,2009.
- [19] Blanchard J M F.China and the WTO into the Next Decade:Probing the Past and Present as a Path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2013,41(3-4):243-262.
- [20] Borges D D.Countermeasures in the WTO Law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A Developing Country's Perspective[M]//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pringer,Cham,2019:177-190.
- [21] Bradley B,Gatt G E,Gyllenhammar P,et al.Trade policies for a better future;proposals for action[J].Gatt,1985.
- [22] Brownlie I.The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M].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8.
- [23]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China-Partner and Systemic Competitor-How Do We Deal with China's State-Controlled Economy?[E B/OL].BDI,2019-01-10.<https://english.bdi.eu/publication/news/china-partner-and-systemic-competitor/>

- [24] Chad P. Bown.WTO Reform:The China Issues[EB/OL].PIIE,2019-04-11.
<https://www.piie.com/system/files/documents/bown20190411ppt.pdf>
- [25] Chad P.Bown.Mega -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Future of the WTO[J].Global Policy.2017,8(1):107-112.
- [26] Christian Bluth.What Needs to Change at The WTO?[EB/OL].Global Economic Dynamics,2018-10-02.<https://ged-project.de/research/studies/revitalizing-wto-2/?cn-reloaded=1>
- [27] Ciuriak D.The March into Trade Wars:US Policy Aim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conciliation[J].C.D.Howe Institute,2018.
- [28] Ciuriak D.The US-China Trade War:Costs,Causes,and Potential Responses by Tier II Powers[J].Causes,and Potential Responses by Tier II Powers(December 15,2018),2018.
- [29] Ciuriak D.The US-China Trade War:Technological Roots and WTO Responses[J].Global Solutions Journal,2019,4.
- [30] Condon,Bradly J.Captain America and the Tarnishing of the Crown:The Feud Between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d the USA[J].Journal of World Trade.2018,52(4):535.
- [31] Consultative Board WTO.The future of the WTO:addressing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in the new millennium[J].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04.
- [32] Conti J.Between law and diplomacy:The social contexts of disputing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 [33] Cortell A P,Peterson S.Synthesizing Rationalist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Lessons from the WTO and WHO[J].2018.
- [34] Cottier,Thomas.Preparing for Structural Reform in the WTO[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7,10(3):497-508.
- [35] Cutler W.Strength in Numbers: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Concerns with China' s State-Led Economic Model[J].WITA.2019.
- [36] D.Ravi Kanth.India's proposal for WTO reforms supported by a large majority of countries[EB/OL].livemint,2019-07-26.<https://www.livemint.com/news/india/india-s-proposal-for-wto-reforms-supported-by-a-large-majority-of-countries-1564144186373.html>
- [37] Dadush U.WTO Reform Needed Now[J].Journal of E-Governance,2010, 33:18-20.

- [38] Davis C L, Shirato Y. Firms, governments, and WTO adjudication: Japan's selection of WTO disputes[J]. *World Politics*, 2007, 59(2): 274-313.
- [39] de Sadeleer N.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WTO law[M]// *Elgar Encyclopedia of Environmental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8: 599-610.
- [40] do Amaral Júnior A.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M]. Springer, 2019.
- [41] Draper, Peter. Africa's Priorities Amidst The "Trade Wars"[J].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2019. 17(4), 73-80
- [42] East Asian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 Partnership for Change: Australia? China Joint Economic Report[M]. ANU Press, 2016, pp. 207
- [43] Elsig M. WTO decision-making: Can we get a little help from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critical mass[J]. *Redesig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9: 67-90..
- [44] European Commission. WTO modernisation-Introduction to future EU proposals[EB/OL]. [2018-09-18].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8/september/tradoc_157331.pdf.
- [45] European Commission. WTO reform: EU proposes way forward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Appellate Body[EB/OL]. 2018-11-26.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6529_en.htm.
- [46] Evenett S J. Triage? Assessing the EU's Modernisation Proposals for the WTO[J]. *Intereconomics*, 2018, 53(5): 253-256.
- [47] Flentø D, Ponte S.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value chains: are WTO trade negotiations helping?[J]. *World Development*, 2017, 94: 366-374.
- [48] Footer M. An institutional and n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M]. BRILL, 2005.
- [49] Fukunaga Y. Securing compliance through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mplementation of DSB recommend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6, 9 (2) : 383-426.
- [50] Gantz D A.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locking Appointment of Appellate Body Members by the United States[J]. 2018.

- [51] Gao H S. Aggressive legalism: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China[J]. 2005.
- [52] Gary P Sampson. Challenges Fac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 Overview[J].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2018, 51(4) : 453-473.
- [53] Geoffrey Allen Pigman. The populist wave and global trade diplomacy besieged: a European approach to WTO reform.[J].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2018, 14(1): 11-21.
- [54] Gil-Pareja S, Llorca-Vivero R, Martínez-Serrano J A. Reciprocal vs non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Which have been best to promote exports?[J]. PloS one, 2019, 14(2): e0210446.
- [55] Gleason C B, Walther P D.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A System in Need of Reform[J]. Law & Pol'y Int'l Bus., 1999, 31: 709.
- [56] Global Affairs Canada. 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Ottawa Ministerial on WTO Reform[EB/OL]. 2018-10-25.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8/10/joint-communique-of-the-ottawa-ministerial-on-wto-reform.html>.
- [57] Gnangnon S K. Multilater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exposure to shocks[J].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019, 46(2): 496-515.
- [58] Golub J. In the shadow of the vote? Decision mak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9, 53(4): 733-764.
- [59] González A, Veron N. EU Trade Policy amid the China-US Clash: Caught in the Cross-Fire?[J].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19(19-13).
- [60] Government of Canada. 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Ottawa Ministerial on WTO Reform group meeting in Davos[EB/OL]. 2019-01-24.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nternational_relations-relations_internationales/wto-omc/2019-01-24-davos.aspx?lang=eng.
- [61] Griller S.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note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0, 3 (3) : 441-472.
- [62] Grollier J. WTO 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 Participation of Small Developing Countries[J]. Technical Note, December, CUTS International.

<http://www.cuts-geneva.org/pdf/BP,2017>.

- [63] Hanemann T, Huotari M. EU-China FDI: Working towards reciprocity in investment relations with China[J]. MERICS, 2018.
- [64] Heisenberg D. Inform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Council: The Secret of the EU's Success[J]. The 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7: 67-87.
- [65] Hindley B, Kennedy D L M, Southwick J D. What Subjects Are Suitable for WTO Agreement[J].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E. Hudec, 2002: 157-170.
- [66] Hoda A. Where Is US Trade Policy Headed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M]// 20 Years of G20. Springer, Singapore, 2019: 81-92.
- [67] Hoekman B. Proposals for WTO reform : a synthesis and assessment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1.
- [68] Hoekman B, Mavroidis P C. Burning Down the House? The Appellate Body in the Centre of the WTO Crisis[J]. The Appellate Body in the Centre of the WTO Crisis (July 1, 2019).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RSCAS, 2019, 56.
- [69] Horn H, Mavroidis P C, Nordström H. Is the use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biased?[M].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1999.
- [70] Hudec R E. The GATT legal system and world trade diplomacy[M]. Lexis Pub, 1990.
- [71] Ismail F, Vickers B. Towards fair and inclusive decision-making in WTO negotiations[J]. Making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Work for Development, 2011: 461-485.
- [72] Jackson J H. The WTO 'constitution' and proposed reforms: seven 'mantras' revisited[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1, 4(1): 67-78.
- [73] Jackson J H. Perceptions about the WTO trade institutions[J]. World Trade Review, 2002, 1(1): 101-114.
- [74] Jackson J H. The Great 1994 Sovereignty Debate: United States Acceptan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Uruguay Round Results[J]. Colum. J. Transnat'l L., 1998, 36: 157.
- [75] Jain R. China: Enmeshed in or Escaping the WTO?[J].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014, 21(2).

- [76] Jens Kastner. Stretched to breaking point: WTO is becoming dysfunctional [EB/OL]. forbesindia, 2019-08-07. <http://www.forbesindia.com/article/ckgsb/stretched-to-breaking-point-wto-is-becoming-dysfunctional/54709/1>
- [77] Johanne Døhlie Saltnes, Kjartan Koch Mikalsen. I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njust? [EB/OL]. The Global Justice Blog, 2019-02-19. <https://www.globus.uio.no/resources/global-justice-blog/mikalsen-saltnes-wto-feb-2017.html>
- [78] Karlas J, Paríze K M. Peer-reviewing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Activity of States in the 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 [J]. POLITOLOGICKY CASOPIS-CZEC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8(3):227-249.
- [79] Kawai M. Rules-based Global Governance at Risk: Challenges of US Unilateralism and US-China Superpower Competition [J]. T20 Japan, 2019.
- [80] Keck A, Low P.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the WTO: Why, When, and How? [J]. ECONOMIC DEVELOPMENT &, 2006:147.
- [81] Kennedy K C. Parallel Proceedings at the WTO and under NAFTA Chapter 19: Whither the Doctrine of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in DSU Reform [J]. Geo. Wash. Int'l L. Rev., 2007, 39:47.
- [82] Keohane R, Nye, J S. Between Centr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The Club Model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Problem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01, 94(rwp01-004):1718-1728.
- [83] Kim A C. Prosecuting Chinese Sp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Espionage Act [J]. Cardozo L. Rev., 2018, 40:749.
- [84] Kim H, Ahn D. Empirical evidence on surrogate country method for non-market economy: US anti-dumping policy towards China [J]. The World Economy, 2019. 42(8), 2452-2466
- [85] Kirtika Suneja, ET Bureau. India sews coalition of 9 nations to push development at WTO [EB/OL]. economic times, 2019-07-21.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india-sews-coalition-of-9-nations-to-push-development-at-wto/articleshow/70321343.cms>
- [86] Kuenzel D J. Do trade flows respond to nudges? Evidence from the WTO's 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 [87] Kumar M, Kumar M, Ghosh. Negotiation Dynamics of the WTO [M]. Palg

rave Macmillan,2018.

- [88] Laird S.The WTO' s 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 – from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J].World Economy,1999,22(6):741-764.
- [89] Lawrence R Z.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M].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7.
- [90] Lee K W.Improving Remedies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D].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2011.
- [91] Liao J C.Industrial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Use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J].Asian Survey,2013,53(6):1159-1181.
- [92] Nakagawa J.A Long and Winding Road Towards Reinvigorating the WTO as a Forum for Negotiation[J].Available at SSRN 3311038,2019.
- [93] Natalie Blyth.Enabling Trade Finance Globally[EB/OL].PIIE,2019-04-11.
https://www.piie.com/system/files/documents/blyth20190411prepared-remarks_0.pdf
- [94] Novak S.Decision rules,social norms and the expression of disagreement:the case of qualified-majority voting in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J].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2010,49(1):83-97.
- [95]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19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8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EB/OL].2019-03.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19_Trade_Policy_Agenda_and_2018_Annual_Report.pdf.
- [96]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EB/OL].2019-01-09.<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9/januar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
- [97]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European Union,and Japan[EB/OL].2019-05-23.<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9/ma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
- [98]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and the European Union[EB/OL].2018-09-25.<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

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september/joint-statement-trilateral.

- [99] Ornelas E.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M]//Handbook of Commercial Policy. North-Holland, 2016, 1: 369-432.
- [100] Papa M 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C]//Interpret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b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Springer, Cham, 2019: 321-345.
- [101] Payosova T, Hufbauer G C, Schott J J. The dispute settlement crisi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auses and cures[R]. PIIE, 2018.
- [102] Payosova T, Hufbauer G C, Schott J J. 18-5 The Dispute Settlement Crisi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auses and Cures[J]. 2018.
- [103] Petersmann E U. From the Hobbesian 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 to modern integration law: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998, 1 (2) : 175-198.
- [104] Petersmann E U. How should the EU and other WTO members react to their WTO governance and WTO Appellate Body crises? [J].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RSCAS, 2018, 71.
- [105] Pigman, Geoffrey Allen. The populist wave and global trade diplomacy besieged: a European approach to WTO reform. [J]. Place Branding & Public Diplomacy. 2018, 14(1): 11-21.
- [106] Price V C. GATT's new 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J]. World Economy, 1991, 14(2): 227-238.
- [107] PRIMO BRAGA, Carlos A.; HOEKMAN, Bernard M. Future of the global trade order. 2nd edition[M].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17. <https://cadmus.eui.eu/handle/1814/49384>
- [108] Qian M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2, 15 (1) : 257-285.
- [109] Qureshi A H. The new GATT 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 an exercise in transparency or "enforcement"? [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990, 24(3): 147-160.
- [110] Qureshi A H.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Times of a Trade War[M]//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s and the Promotion of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Brill N
ijhoff,2019:145-159.

- [111] Rai,Sheela.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and democrac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Policy.2014,13(2):185-196.
- [112] Robinson S, Thierfelder K. Global adjustment to US disengagement from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9.
- [113] Rockwell K M.WTO in a Turbulent World:Need to Change with the Times[J].2019.
- [114] Rodriguez Mendoza M,Wilke M.Revisiting the Single Undertaking:Towards a More Balanced Approach to WTO Negotiations[J].2011)Making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Work for Development,2011.
- [115] Romer P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Part 2):S71-S102.
- [116] Romer,Paul.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S71.
- [117] Shreerupa Mitra.Ganging Up On Multilateralism[EB/OL].economictimes, 2019-07-25.<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blogs/et-commentary/ganging-up-on-multilateralism/>
- [118] Sitaraman G, Meyer T. Trade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J].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19, 107(2): 583.
- [119] Snyder F,Ni L.Three Faces of China-EU Cooperation,from the Beijing Olympics to One Belt,One Road[C]//European Union Academic Programme - Macau Bi-annual Conference, '60 Years after the Treaties of Rome:What is the Future for the European Union.2018:18-8.
- [120] Spriggs J.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transparency institution:Australian style[J].World Economy,1991,14(2):165-180.
- [121] Stephen Roach.Is China really cheating?[EB/OL].straitstimes,2019-01-17. <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is-china-really-cheating>
- [122] Stiftung B. Revitalizing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J]. 2018.
- [123] Stiglitz J.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M].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 [124] Suh J K.Will the WTO Survive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J].2018.
- [125] Szasz P C.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Legislative Process[J].Ga.J.Int'l& Comp.L.,1979,9:519.

- [126] The White House.Memorandum on Reforming Developing-Country Statu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EB/OL].2019-07-26.<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memorandum-reforming-developing-country-status-world-trade-organization/>.
- [127] The White House.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China Talks[EB/OL].,2019-01-3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united-states-regarding-china-talks/>
- [128] Todd T.Who Rules the Rulings?Disputant Strength and Legal Preparedness i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edings[J].2018.
- [129] Townsend D J,Charnovitz S.Preventing opportunistic noncompliance by WTO member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11,14 (2) : 437-468.
- [130] Trump lashes out at rich economies’ ‘unfair’ WTO advantage[EB/OL].straitstimes,2019-07-27.<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united-states/trump-targets-china-in-call-for-wto-to-reform-developing-country-status>
- [131] USTR.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 Annual Report[EB/OL].,2018.<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Press/Reports/2018/AR/2018%20Annual%20Report%20FINAL.PDF>
- [132] USTR.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 s Acts,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EB/OL].,2018.<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
- [133] Vidigal G. The Return of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How WTO Law Regulates (And Doesn’ t Regulate) Bilateral Trade-Restrictive Agreements[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19, 53(2): 187-210.
- [134] Wang C.WTO Rare Earths Case’ s Influence on China’ s Domestic Regulatory Changes[J].Journal of World Trade,2018,52(2):307-330.
- [135] Wilkinson,Rorden.Past as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prelude:reconfiguring debate about reform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J].Third World Quarterly.2018,39(3):418-435.
- [136] Wolfe R.Arguing and bargaining in the WTO:Does the Single Undertaking make a difference?[C]//Annual Meeting of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08.

- [137] WTO.An Undifferentiated WTO:Self-Declared Development Status Risks Institutional Irrelevance,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EB/OL].2019-01-16.
- [138] WTO.Communicat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China And India To The General Council[EB/OL].2018-11-26.
- [139] WTO.Communicat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China,Canada,India,Norway,New Zealand,Switzerland,Australia,Republic Of Korea,Iceland,Singapore And Mexico To The General Council[EB/OL].2018-11-26.
- [140] WTO.Draft General Council Decision: Procedures To Strengthen The Negotiating Function Of The WTO[EB/OL].2019-02-15.
- [141] WTO.Procedures To Enhance Transparency And Strengthen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 Under WTO Agreements: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EB/OL].2017-10-30.
- [142] WTO.Pursuing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In WTO Rule-Making Efforts: Communication From Norway;Canada;Hong Kong,China;Iceland;Mexico;New Zealand;Singapore And Switzerland(Revision*)[EB/OL].2019-05-07.
- [143] WTO.Stat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Meeting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Geneva[EB/OL].2019-07-22.https://geneva.usmission.gov/wp-content/uploads/sites/290/Jul22.DSB_.Stmt_.as-deliv.fin_.public.pdf.
- [144] WTO.Strengthening And Modernizing The WTO:Discussion Paper,Communication From Canada[EB/OL].2018-09-21.
- [145] WTO.Strengthening The WTO To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Inclusivity:Communication From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Cuba,Ecuador,India,Malawi,South Africa,Tunisia,Uganda And Zimbabwe[EB/OL].2019-07-11.
- [146] WTO 总干事顾问委员会. WTO 的未来:应对新千年的体制性挑战[M].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5.
- [147] Zagashvili, Vladislav S.WTO Crisis As Manifestation Of Globalization Crisis[J]Mirovay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2019.63(6), 5-12
- [148] Zdouc W.The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for compliance with rul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adopted by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y[J].

- R.Yerxa y B.Wilson,Key Issues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The first ten years,2005:88-97.
- [149] Zeng K.High Stakes:US-China Trade Disputes und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2013,41(3-4):352-380.
- [150] ZURN,M.Democratic Governance Beyond the Nation-State:The EU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0,6(2):183-221.
- [151] 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刘平.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 [152] 伯纳德·霍克曼.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 [153] 戴维·多德维尔.为什么说美国的世贸组织战争比关税之战对全球贸易的威胁更大[N].南华早报,2018
- [154] 法扎尔·伊斯梅尔.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中的发展中成员[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43.
- [155] 克鲁格,A.O.作为国际组织的 WTO[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51
- [156] 米特里·罗季奥诺夫.特朗普执意要让世界经济破产[Z].俄罗斯自有媒体网站.20180831
- [157] 约翰·H·杰克逊著,张乃根.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158] 高旭军.美欧联手推动 WTO 改革的愿景和现实困难[EB/OL].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39469,2018-09-25.
- [159] WTO 争端解决机制面面观[EB/OL].chinadaily,2012-01-04.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2012-01/04/content_14380396.htm
- [160] 陈凤英,孙立鹏.WTO 改革:美国的角色[J].国际问题研究,2019(02):61-81+138.
- [161] 陈红.NGOs 与 WTO 多边贸易体制关系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9.
- [162] 陈慧青.WTO 决策机制的改革[D].暨南大学,2015.
- [163] 陈良运,巢宏.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运行状况及其存在问题探讨[J].国际商务研究,2002(3):30-33.
- [164] 陈靓,黄鹏.WTO 现代化改革——全球价值链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冲突与协调[J].国际展望,2019,11(01):16-34+157-158.
- [165] 陈泰锋.多边贸易体制 60 周年:成就和挑战[J].国际商务研究,2008(05):19

-28.

- [166] 程大为.强调发展目标,反对美国荒诞的 WTO 改革建议[EB/OL].新华网,2019-07-28.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7/28/c_1124807645.htm
- [167] 邓炜.从“多哈回合”中止看多边贸易体制的危机[J].经济经纬,2007(01):44-47.
- [168] 董一凡.加拿大主办“WTO 改革会议”为何不邀中美?[EB/OL].新浪新闻,2018-10-30.<http://mil.news.sina.com.cn/2018-10-30/doc-ihnaivxq9312745.shtml>
- [169] 傅星国.WTO 裁决执行的“合理期限”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2009(2):79-85.
- [170] 傅星国.WTO 决策机制的法律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7.
- [171] 傅星国.WTO 争端裁决的执行机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2.
- [172] 韩立余.从总干事的选任看 WTO 的决策机制[J].法学家,2008(02):153-160.
- [173] 韩立余.世界贸易组织制度中集体性与个体性的冲突与协调[A]..《WTO 法与中国论坛》文集——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年会论文集(六)[C].: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007:16.
- [174] 贺小勇,陈瑶.“求同存异”:WTO 改革方案评析与中国对策建议[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26(02):24-38.
- [175] 胡北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体系的公平性分析[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 [176] 胡北平.世贸组织决策机制的公平性分析[J].华南金融研究,2003(06):63-66.
- [177] 胡加祥,彭德雷.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特点与功能——以中国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为切入点[J].法学,2013(01):66-76.
- [178] 环球时报.美国向 WTO 提荒诞要求-美媒担忧:或挑起全球贸易战[EB/OL].新浪新闻,2019-07-29.<https://news.sina.com.cn/w/2019-07-29/doc-ihyter6964766.shtml>
- [179] 黄河,赵丽娟.多边贸易体制的嬗变与亚太经贸一体化的路径选择[J].太平洋学报,2019,27(05):82-91.
- [180] 黄建忠.WTO 改革之争——中国的原则立场与对策思路[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26(02):5-12+23.
- [181] 黄奇帆.分析“三零”对中国经济的利弊得失[EB/OL].,2019-05-07.<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9-05-07/doc-ihvhiqax7195289.shtml>

- [182] 黄志雄.WTO 多哈回合谈判与转型中的多边贸易体制:挑战与未来[J].国际经济法学刊,2008,15(03):215-233.
- [183] 纪文华,黄萃.WTO 争端解决程序之上诉阶段实践考察[J].武大国际法评论,2006,5(02):192-214.
- [184] 贾庆国.中国到底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发达国家?[EB/OL].,2016-01-11.https://pit.ifeng.com/a/20160111/47020399_0.shtml
- [185] 姜新.WTO 争端解决机制与 ICSID 机制的比较分析[D].浙江大学,2018.
- [186] 姜作利.试析 WTO 特殊差别待遇规则“硬化”的合理性——发展中国家的视角[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0(04):68-79.
- [187] 柯静.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挑战、进展与前景展望[J].太平洋学报,2019,27(02):25-37.
- [188] 孔庆江(注:原文中为 Kong Qingjiang).What's China's proposal on WTO reform?[EB/OL].CGTN,2019-05-17.<https://news.cgtn.com/news/3d3d414f334d7a4e34457a6333566d54/index.html>
- [189] 孔庆江.一个解决 WTO 上诉机构僵局的设想[J].清华法学,2019(04):197
- [190] 李璐骅.论 WTO 非正式决策机制“绿屋会议”的改革[J].经济视角(下),2013(11):87-88.
- [191] 廖凡.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全球方案与中国立场[J].国际经济评论,2019(02):32-43+4-5.
- [192] 林灵,陈彬.试析 WTO 决策机制及其对多哈回合的影响[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8(02):9-14.
- [193] 林卯.《贸易便利化协定》法律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7.
- [194] 刘敬东.WTO 改革的必要性及其议题设计[J].国际经济评论,2019(01):34-57+5.
- [195] 刘敬东.浅析 WTO 未来之路——WTO 改革动向及思考[J].法学杂志,2013,34(04):87-94.
- [196] 刘明.对 2017 年以来美欧日三方贸易部长联合声明的分析[J].国家治理,2019(21):13-25.
- [197] 刘志中,崔日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演进与中国的角色变迁[J].经济学家,2017(06):50-57.
- [198] 卢先塋.WTO 改革将“三管齐下”[N].21 世纪经济报道,2019-05-01(004).
- [199] 卢先塋.中国要在 WTO 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N].21 世纪经济报道,2019-06-13(003).
- [200] 毛燕琼.WTO 争端解决机制问题与改革[D].华东政法大学,2008.

- [201] 美国发起贸易战露出哪些意图[N].北京日报,2018-09-03(15)
- [202] 美国公布了仅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 S&DT 的总理事会决议草案[EB/OL].Third World Network,2019-02-19.<https://twncinese.net/?p=6745>
- [203] 南华早报(注:原文为 SCMP Editorial).The WTO must stand its ground against White House bullying[EB/OL].scmp,2019-08-03.<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021332/wto-must-stand-its-ground-against-white-house-bullying>
- [204] 倪月菊.日本应对 WTO 改革的政策动向[J].国际问题研究,2019(02):99-109.
- [205] 庞中英.美国发起挑战“发展中国家地位”何去何从?[N].华夏时报,2019-08-05(031).
- [206] 裴长洪,郑文.中国入世 10 周年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变化[J].财贸经济,2011(11):5-13+136.
- [207] 彭德雷.十问中美贸易战[EB/OL].大风号,2018-07-13.<http://wemedia.ifeng.com/69049179/wemedia.shtml>
- [208] 漆彤,范睿.WTO 改革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3(01):93-108.
- [209] 曲延英.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
- [210] 曲延英.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211] 全小莲.WTO 透明度原则:内涵、发展与影响[D].吉林大学,2010.
- [212] 人民日报.东盟重申维护多边贸易体系[N/OL].[2019-06-24].<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624/c1002-31176869.html>.
- [213] 人民日报.美国又向世贸组织发难[N/OL].[2019-07-30].<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9/0730/c1004-31263602.html>.
- [214] 商务部:敦促美方立即采取行动纠正错误做法[EB/OL].中国经济网,2019-08-23.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908/23/t20190823_32986672.shtml
- [215] 商务部:中国支持 WTO 改革望能照顾大多数成员关切[EB/OL].新华网,2018-07-26.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7/26/c_1123182457.htm
- [216] 商务部世贸司.解读贸易政策审议机制[EB/OL].WTO 经济导刊,2006-04-20.<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ae/ay/200604/20060401963948.shtml>
- [217] 盛建明,钟楹.关于 WTO “协商一致”与“一揽子协定”决策原则的实证

- 分析及其改革路径研究[J].河北法学,2015,33(08):45-57.
- [218] 石静霞.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危机与改革[J].法商研究,2019,36(03):150-163.
- [219] 石岩.欧盟推动 WTO 改革:主张、路径及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19(02):82-98.
- [220] 司法部法规教育司、国家外国专家局科教文卫司. WTO 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程序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 [221] 苏华.特朗普政府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及 WTO 的角色变化[J].国际经济合作,2018(04):4-10.
- [222] 苏庆义.中美经贸摩擦、WTO 改革与 G20[J].世界知识,2019(13):18-20.
- [223] 栗撒.WTO 争端解决执行机制中的裁决履行制度[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
- [224] 孙兴杰.极限施压 WTO 特朗普目的何在?[N].中国经营报,2019-08-05(E03).
- [225] 孙龔.WTO 谈判规则的反思与改革[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15(02):121-127.
- [226] 孙振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J].太平洋学报,2018,26(01):92-96.
- [227] 陶忠元.对 WTO 贸易政策评审机制的重新审视[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2(02):23-25.
- [228] 屠新泉,刘洪峰.WTO20 年:未来趋势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J].国际贸易,2015(08):4-10.
- [229] 屠新泉,石晓婧.世贸组织改革:必要而艰巨的任务[J].当代世界,2019(08):30-36.
- [230] 屠新泉.我国应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全球贸易治理[J].国际贸易问题,2018(02):15-19.
- [231] 王新奎.入世后过渡期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对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报,2004(2):1-6.
- [232] 王燕.全球贸易治理的困境与改革:基于 WTO 的考察[J].国际经贸探索,2019,35(04):105-116.
- [233] 王义桅.厘清 WTO 改革的“中国误区”[N].环球时报,2019-07-17
- [234] 王跃生.WTO 改革是未来国际经贸规则博弈的主战场[EB/OL].和讯新闻, 2019-05-13.<https://news.hexun.com/2019-05-13/197162038.html?from=rss>
- [235] 王中美.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研究[J].国际论坛,2005,7(4):55-59.

- [236] 吴斌.论 WTO 决策机制[J].河北法学,2004(02):88-91.
- [237] 伍穗龙.世界贸易组织协商一致决策机制的问题与改革[J].求索,2012(06):246-248.
- [238] 肖云南,陈勇,孙圣勇.世界贸易组织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 [239] 新华社.欧加将启动临时方案应对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危机[N/OL]. [2019-07-27].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7/27/c_1124806023.htm.
- [240] 新华社.欧盟官员呼吁推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遴选进程[N/OL]. [2019-02-23].http://m.xinhuanet.com/2019-02/23/c_1124154003.htm.
- [241] 新华社.外交部评美国要求世贸组织改规则:任性狂妄,自私自利[N/OL]. [2019-07-29].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7/29/c_1124813333.htm.
- [242] 徐昕.WTO 改革最新进展及中国应对[J].WTO 经济导刊,2018(10):58-60.
- [243] 许宏强,张琦.美欧日对 WTO 改革的核心诉求与中国的对策[J].国际贸易,2019(02):18-23.
- [244] 薛荣久.入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意义、作用与维护[J].国际贸易问题,2018(10):1-15.
- [245] 杨国华.WTO 上诉机构的产生与运作研究[J].现代法学,2018,40(02):147-156.
- [246] 姚铃.世贸组织的欧盟改革方案及我国应对策略[J].国际贸易,2019(05):4-9.
- [247] 余锋.“绿屋会议”:WTO 走出合法性危机的一道坎[J].东方法学,2009(06):87-95.
- [248] 余锋.国际组织中的多数决新解[J].时代法学,2011,9(01):94-99.
- [249] 张爱娥.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与问题[D].吉林大学,2005.
- [250] 张斌.多边贸易体制的变迁:一个国际机制理论的解释[J].世界经济研究,2003(07):50-55.
- [251] 张端.WTO 上诉机构成员任命机制研究[J].对外经贸,2018(01):44-47.
- [252] 张国平.略论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及我国的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1997(10):49-53.
- [253] 张洁.WTO 决策机制研究[D].厦门大学,2007.
- [254] 张军旗.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参与和利用[J].经济与法,2001(2):40-41.
- [255] 张军旗.世界贸易组织监督机制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

- [256] 张末冬.坚持多边主义是 WTO 改革重要前提[N].金融时报,2019-03-28(01).
- [257] 张向晨,徐清军,王金永.WTO 改革应关注发展中成员的能力缺失问题[J].国际经济评论,2019(01):9-33+4.
- [258] 张向晨.发展中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不容否定[EB/OL].中国商务部,2019-03-01.<http://wto.mofcom.gov.cn/article/todayheader/201903/20190302839143.shtml>
- [259] 张燕君.“规则之治”在 GATT/WTO 体系下的演进[D].清华大学,2006.
- [260] 张颖琨.论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上诉审议程序的改革[D].中国政法大学,2003.
- [261] 赵海乐.论 DSB 裁决在美国的案外效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1,9(01):140-158.
- [262] 赵宏.论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机制[J].国际贸易,2016(12):4-9.
- [263] 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 [264] 郑伟,管健.WTO 改革的形势、焦点与对策[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3(01):75-92.
- [265] 中国、新加坡还自居“开发中”,“台湾”自愿升格为 WTO “已开发国家”[EB/OL].thenews lens,2018-10-15.<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6059>
- [266] 中国商务部.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EB/OL].,2019-05-14.<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jiguanzx/201905/20190502862614.shtml>
- [267] 中国商务部.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EB/OL].,2018-12-17.<http://sms.mofcom.gov.cn/article/cbw/201812/20181202817611.shtml>
- [268] 钟楹.WTO 多边贸易谈判决策机制改革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6.
- [269] 周跃雪.WTO “协商一致”决策方式之重新认识:以与传统投票表决方式的比较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7,35(02):69-77.
- [270] 周跃雪.WTO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规则及其改革探索[J].经济体制改革,2017(05):30-35.
- [271] 周跃雪.WTO 多边贸易体制下成员谈判集团制度与中国的策略[J].社会科学研究,2014(05):86-90.
- [272] 周跃雪.WTO 决策机制法律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5.